学校的理想装备

电子图书·学校专集

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

科幻校园作品选

BOOK

内部资料 非卖品

春天

焦茂泉

四川省攀枝花市攀钢一中９８级二班６１７０００
（第六届校园科幻故事大奖赛）

女孩已经在病床上躺了几个月了，她总是望着洁白的天花板，黑色的明眸中透出绝望的神色，苍白瘦削的脸庞时常挂着一颗晶莹的泪珠。她得的是绝症，死神正在收紧手中的绳索，医生说她熬不到春天结束。

女孩知道自己的情况。她这个年龄本应是无忧无虑的，可现在不得不忍受巨大的痛苦和无止境的孤独——她的父母在去年得了同样的病症相继撒手人世。那天早晨，女孩从睡梦中醒来，敞开的窗口飘进一张纸片，轻轻落在她的床边。当她的目光与纸片不经意地接触，那紧锁的心房被深深震动了。她的眼中充满惊奇的光芒，粉白的唇轻轻地抖动。女孩小心翼翼地拾起破旧的纸片，用手指轻轻拂去纸面上的灰尘，像捧着一件稀世奇珍。她那瘦削的苍白的脸孔上浮现出一丝笑容，仿佛唤起了美好的回忆。就这样，她看着手中的纸片度过了整个上午。

从此以后，女孩经常对着窗外的摩天大楼，对着更远处烟雾弥漫的远方，自言自语地说着什么，一望就是一整天。她开始吃各种各样的食物，只要是有益的，她就会强迫自己吃下去；她开始进行多种运动，只要能够增强体质，她就会忍着剧痛做下去。在她的心中，一个被唤起的记忆正支撑着她的全部精神，支撑着她病弱的身躯。

时机终于到了。她脱掉病服，换上一件绿色的衣服，缓缓地走出病房，穿过长长的走廊，凭借从医生那儿偷来的通行卡，走出大楼。楼外的世界对于她并不陌生。天幕上昏黄的太阳，四周高耸的摩天大楼，大楼间一条条纵横交错的道路，道路上那不见头尾的汽车长龙，行人冷漠的表情，都同她入院时一样，没有丝毫改变。

她望着从头顶一直延伸到楼群之后的那片“烟雾”。它是如此的奇特，像罩子般笼罩在大地之上，谁也不知道“烟雾”背后是什么。“也许它的外面有自己想寻找的东西。”在这个念头的驱使下，女孩蹒跚地向着“烟雾”的方向走去。刚离开市区不远，就有一块醒目的告示牌立在路的中央，上面写着：“非特殊人员，禁止离开市区。”这块牌子她没有见过，以至于有些奇怪，但她并没有停下来，而是继续向外走去。

沿途的景物变得越来越荒凉，黄色的沙土和巨大的岩石替代了灰白的大楼和道路，燥热的气流在空中涌动。她用手背擦了擦额头的汗水，感到浑身上下仿佛有无数条绳索将她捆住，令她痛苦不堪。远处还是单调的黄色，更远处是连接地平线的那奇异的“烟雾”。她有些动摇了。那远处单调重复的土地，闷热干燥的空气和自己体内随时都可能喷出的痛楚，让她不得不动摇。可是，那“烟雾”之后或许藏有自己记忆中的美好事物。这样的想法，使她似乎早已失去活力的双眸重又出现希望的光芒。她已经将自己残存的生命作为最后的赌注，放在命运的转轮上。天空中昏黄的太阳潜入了地平线，

同样昏黄的月亮代替它升入天空。白天的燥热瞬间变得异常寒冷，空气也似乎凝固。凛冽的寒风如同锋利的钢刀，嘶叫着直往她身上刺扎。

女孩仍然缓慢地在向前挪动。苍白的脸庞已被冻得铁青，只有偶尔转动的双眸仍能显现生命的迹象，冰冻般的目光紧紧盯着远处的“烟雾”。连死亡也失去了往日的威慑力，燥热、黄沙、痛楚更不能阻止她的脚步。瘦弱的身躯承受着一次又一次的折磨，“魔鬼”使尽浑身解数，可她几步一歇，一点一点地接近“烟雾”。

不知不觉间到了清晨。也许是一天中唯一能令人感到舒服的时候，温暖的空气轻抚被深夜严寒折磨的她；稍有些温润的气流被吸入她干冷的胸中，熨帖了经过一夜煎熬的心灵。女孩用虚弱的目光扫视前方，惊喜地发现几步外就是正在不断翻滚变化着的“烟雾”。眼前的“烟雾”似乎并不是自然形成的，它既不消散，也不收缩，如同舞台上的幕布，要阻止了解它后面的秘密的人们。

女孩没有多想，加快步伐冲入“烟雾”。雾层并不厚，穿越它也不困难。渐渐地，对面变得越来越清晰，而她却仿佛被雷电击中一般，呆住不动。眼前是巨大的用类似于玻璃的物质制成的多层隔墙，透过它看到的是一望无际的焦土，几处断垣残壁带着满身的伤痕，立在那里。阳光强烈地照射在没有一丝生命的土地上，除了时而因风刮起的砂粒撞击在墙上而发出的“沙沙”声之外，死的沉寂支配着整个空间。

女孩的精神支柱在瞬间彻底崩溃，强烈的疲劳感和剧烈的疼痛占据了她的身体。如同秋风中的枯叶，她无声地飘落在寂静的荒原上。浸满汗水的旧纸片从她手中滑落——那上面印着春日里草原上绿色的美景……这是核战后人们迎来的第１５个春天。

“拟学机”的故事

赵耿

湖北省松滋市一中二（３）班

（第六届校园科幻故事大奖赛）

“今亡亦死，举大计亦死，等死，死国可乎……”一阵说话声被压得低低的，但仍一字不漏地传入我们耳中。

“说的是什么意思嘛？真难懂。”紫丽嘟了嘟嘴，“都怪你，硬是要调到语文档，一点都没劲。”我连忙辩解：“现在我们不是在学《陈涉世家》吗？你边听边对照课文不就行了。”“嘘！”紫丽示意安静。

林子里又扯起了一个粗嗓门：“大哥，我可是个大老粗，不懂什么‘之乎也者’，我就想，眼下逃跑是死，举行起义也是死，同样是死，为国家大事去死好不好？”我一喜，对紫丽说：“你听，这两个人说的是一个意思。”“……哎哟哟，老弟啊，咱们可真是英雄所见略同……”第一个人的声音又传了过来。紫丽便“噗哧”一笑。“……不过，老弟，此时言语可要小声点，

小心隔墙有耳呀。”我们再也忍不住了，哈哈大笑起来。

“什么人？”两个庄稼汉倏地从林子里跳起来，其中魁梧点的汉子顺手就将一块大石头朝紫丽扔过来，正中紫丽额头，却从脑袋中穿了过去，落在她身后。紫丽仍站得稳稳的，故意露出一副笑吟吟的样子。

我想起我和紫丽这时是拟学机中的幻像，又是预设的事件目击者，要死也死不了，这才擦了把虚汗。但两个汉子却张大嘴巴，面面相觑，无比惊讶。好半天，那个模样老成点的才像猛然醒悟了什么，慌慌忙忙扯着魁梧汉子一起跪下，头磕个不停：“阳城的陈胜，阳夏的吴广，不知神仙降临，多有冲撞，请神仙恕罪。”在他们看来，出现这样不可想象的事情，一定是神仙所为了。“不是神仙。”我笑道。“大仙不必过谦。”“瞎说，不是就不是。”我可是个彻底的无神论者。紫丽却不满地看了我一眼，她总想在他们面前树立起自己神的形象。“你们这么高明，不是神仙，也一定是半仙了。”吴广低声说，全无刚才凶狠的气势。“那就请半仙为我们占一卜。”陈胜紧跟着说，生怕我们推脱。

我立即想起《陈涉世家》有占卜这么一个情节：“……乃行卜。卜者为知其指意，曰：‘足下事皆成，有功。然足下卜之鬼乎？’”天哪！拟学机把情节安排得竟如此巧妙，没想到卜者的角色由我充当了。于是我对他们说：“你们二位的事情都可以办到，而且将有大功，不过，二位问问鬼神这件事吧！”紫丽笑眯眯的：“你看，天待会就黑了，我们干脆把半夜狐叫的情节提到鱼腹藏书之前吧！”“紫丽，不能随意更改历史的！”“情节顺序我早已记不清了，再说，我把程序改都改了。”唉，真拿她没办法。深夜。

我和紫丽在泥泞的路上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，快到丛林时，紫丽一步没走稳，脚底一滑，她尖叫一声，手中的手电筒也不知甩到哪去了。吴广闻声从丛林中钻出来：“大仙真神啊！刚才一个灯笼鬼一晃一晃地游过来，多亏大仙一喊，灯笼鬼就飞跑了。”紫丽正在埋怨：“我的手电筒呢？”这时听到吴广的话，便煞有介事地点点头，问：“火生好了没有？”吴广无奈地指着丛林边一堆枯枝朽木：“火石也不知咋的，硬是敲不出火星来。”为节省时间，我摸出打火机，轻轻一扳，就把火点燃了。吴广惊讶万分，但也没多想，就喊起来：“大楚兴，陈胜王。”他的声音被风卷树枝的呜呜声湮没了。紫丽眨了眨眼：“吴兄弟，这大泽乡几百人，一点声音行吗？”边说边拿出个远距离可调扬声器，用她那又尖又高的女生腔叫着：“大楚兴，陈胜王……”声音传出去了，不停地重叠回荡，既神秘又恐怖。

借着跳动的火焰，我看见吴广满脸惊惶，喃喃自语。仔细一听，原来是不住地念叨着：“神仙，法宝……”呵，现代几种普通的用具，在古代竟是具有神力的法宝，我想起了哲人的一句话：“科学发展的产物是魔法。”不由暗暗点头。第二天众人都惊奇地议论昨夜的事，伙夫一会儿拎着一条鱼回来了。

“哇，好大啊！”几个人围了上去，伙夫将鱼腹一剖，便发现了一卷条子，打开一看，竟是“陈胜王”，众人脸色都变了。一老者说：“我老头子上了年纪，眼花耳聋，一个屋子里说话都听不见，但昨夜隔这里三四百丈远的后山发出的声音却听得清清楚楚，这声音难道是人说的吗？”另一人说：“这鱼腹里的条子既不是竹简，又不是绸子，是什么呢，不是天降的吗？”吴广这时从营房跑了出来，后面紧跟的是两名醉醺醺的校尉，边追边骂骂咧咧：“你们这些乡佬儿，想逃跑不是，等几时一个一个地杀。”众人都紧握锄头，怒

火中烧。吴广突然一转身，抽出了一名校尉的剑，一剑下去……但此时另一校尉已握剑在手，正朝吴广砍来，眼看吴广就要中剑了，那名校尉身子突然一挺，倒地而亡。众人不知何故，以为天助，大呼苍天。紫丽走过来，故意吹了吹无声手枪的枪口，一眨眼：“怎么样，干得漂亮吧。”陈胜见时机已到，站到一个小土丘上朗声道：“公等遇雨，皆已失期……”下边的人也纷纷点头：“是啊，我们遇上了大雨，都已误了规定到达的期限……”“失期当斩。”“不错，误了期限是要杀头的。”……陈胜的话不断地鼓动着大家，最后士气越来越激昂，人们纷纷起来发表自己的意见。

“我们的造反是有历史原因的。第一，秦始皇广建宫殿陵墓；第二，繁重的赋税和徭役；第三，残酷的刑罚以及秦二世黑暗的统治。”听到土头土脑的汉子归纳出如此的条理来，真叫人感到有点滑稽可笑，但我们知道，这是《陈涉世家》上应掌握的知识点。“我们起义的导火线是遇雨失期！”“我们起义的爆发和秦王朝灭亡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！”我睁开眼睛，取下头上的信息线，佩服地说：“紫丽，你爸爸可真了不起呀。”“可不是，搞科教研究的嘛！”紫丽得意极了，“听说，他还要开发出数理化档哩。到时候，学什么都不枯燥了。”“咦，发明出来了怎么不投入生产呢？”“爸爸说，还有许多问题要解决，比如像我一样乱改程序呀，人物的刻画不深刻呀。否则用起来会有不良影响……”紫丽突然吐了吐舌头，不说了。只见老师走了过来，厉声道：“又在讲小话影响他人，不要看刚才我没责备你们，一上课两个人就开始睡觉。你，易紫丽，站起来回答我的问题。”在他眼里，紫丽是个对语文毫无兴趣的学生。紫丽起来后对答如流。老师又要求她背诵几个重要段句，紫丽亦背得滚瓜烂熟。

老师见实在挑不出毛病，只好示意坐下，然后转身对全班说：“明天大家要背诵课文，背不出的不准回家吃饭。”教室里又响起了那种令人昏昏欲睡的念经声……&

复制

毛彦伟

一开学就考试，而且考完了不许解散，还得自习到放学——这就是高三的规矩。

我顺手拿起一本英语书，平时和蔼可亲，一到上课就变得很严厉的刘老师立时出现在我的眼前：“小毛啊，你英语怎么老上不去啊？语文不是很好吗？数理化也很不错，不能‘瘸腿’啊！”“唉！”我长叹一口气，开始“念经”，“虚拟语气有几种类型……”这英国人烦不烦啊，不用虚拟语气就听不懂？智商太低！

“毛子！”一声喊把我从牢骚中惊醒，抬头一看，“秃子”在教室门口探头探脑，满脸诡秘表情，一定有大事！“什么事？”我溜出教室问。“我家旁边的那老头昨儿搬家了。”“就是那个‘科学怪人’？老头人倒不错，可和我们有什么关系？”“有。他说我们学生太辛苦，临走前把他那台宝贝机器送给我了，他说那玩艺儿能让我们大脑放松。今天我爸妈都不在，我已经把它弄回来了……”“别说了，我们现在就去！那老头儿有本事，我知道！”我看着那台机器，活脱一架电椅，实在不敢相信这台“电椅”是脑科学上的高技

术产品，但我还是坐了上去——咦，不好，椅上随即伸出的电极瞬息间便抵住了我头上各处穴位，然后我略带惊惶地看着“秃子”合上电闸……我大脑中一片混乱，和自习课上一模一样。各种念头晃来晃去，接着我便“看”到了字幕：人脑联通”、“逻辑整理”……我试着想了想：“人脑联通”吧。跑到别人的脑子里去看看，我觉得那一定很刺激。“提示被联入者信息。”字幕继续显现。真好玩，有点像电脑程序。突然，我想到了一个好主意，于是我开始提示：刘老师，女，我的英语老师兼班主任……“提示信息已足。正在工作中。”“联通正常，可以进行，限时十分钟。”我开始在班主任脑中乱窜，不时捕捉到她的思维片断：“小毛这孩子越来越不上进了，居然敢逃学，还伙同外班的学生一块逃。”哼，冤枉好人，我压根儿是被“秃子”拉去的嘛。

“小毛英语考得真不像话！刚及格，比平均分还低不少。唔，看来要家访，和他父母取得联系……”不行，我的英语成绩一定要赶上来，这样才能躲过家访这一劫。可怎么才行呢？能不能把刘老师的英语脑细胞在我脑中复制一份？“想法可行，现在进入复制准备。”“提示：你英语区太不发达，要清除你脑中所有的英语知识，还要占用汉语区。”什么“清除”、“占用”？让我把辛辛苦苦背的那点点英语知识一下子清除了，还要“占用汉语区”？哎呀，那可是我唯一的强项呀，我可舍不得。能不能复制在大脑空白处？“大脑空白处无法复制，该处细胞处于休眠状态。”什么？我的大脑有部分在“睡觉”？荒唐！我连忙指令“逻辑整理”。“该处性质为消极休眠，即：懒惰。”哎呀呀！我突然脸红心跳——幸好“秃子”觉察不到！“是否复制？”字符闪动。我选了“否”。“退出复制。还有１分钟。”我的意识一跳，碰巧又窜到了刘老师的记忆区。

我的天！这么多的英语知识，而且排列有序，秩序井然，像一支正在操练的现代军队啊，还有全班学生的英语学习状况，差生的帮教计划……其实，她对我严格要求，都是为我好。她能学，我为什么不能？名师出高徒，青出于蓝胜于蓝……一定能——可是还是挺不容易的。得马上退出，自己用心开垦那片大脑“休耕地”吧，免得把我剩下的“有用地盘”“清除”和“占用”。“时间到，退出。”我又是一阵迷茫——电极撤了。“秃子”冲了上来。“好玩儿吗？”他问。我没理他，一动不动。“到底怎么了？”“秃子”问。“哈哈，还我命来！”我像僵尸一样站起身来。“尸变！”他一声惊叫，随即大笑起来。

“不是尸变，是新生。”我一脸庄严，“从今天起，我们俩成立一个学习小姐，互相帮助，专攻每个人的学习薄弱环节。不准再瞎胡闹，浪费时间。”“你有病呀？”他把手伸向我额头。

我拨开“秃子”的手，向他命令道：“现在，你去试试机，先检查一下自己大脑中有病没病。”“秃子”迟疑地走向“电椅”，见我往外走，问：“你上哪？”“我去找刘老师。”我扭头回答后，便跨出房门，往学校走去……

警察的故事

杨捷文

（第六届校园科幻故事大奖赛）

午夜。一个晴朗的夜空，没有云，却也没有星星和月亮。星星和月亮对现在的年轻人来说，只是一种抽象的概念，惟有上了年纪的人在儿时才曾有缘一睹。从２１世纪中期开始，大气遭受严重的污染，烟尘终年笼罩天空，看不见星星和月亮也就不稀罕了。

这晚，警察杰米正躲在富翁克里帕的花园里。他是个漂亮的小伙子，二十三岁，身材高大，一头金色长发。与平日不同的是，他没有着警服，一身便装，和别人一样背着个文具盒大小的黑匣子。千万不要小看这个匣子，没有它，谁都活不成。因为空气中氧气的含量已由２０％降到了２％，人们只有依靠这黑匣子收集周围尽可能多的氧气以供呼吸。杰米现在躲在这儿，并不是执行什么任务，而是有点私事，确切地讲，他是来这里偷东西的。但是偷什么东西，连他自己也不知道，他只想着一样：犯点儿罪，争取被抓进监狱。

第二天，几乎每家报纸都报道了这样一条消息：富翁克里帕家里失窃，丢失了大量珠宝和一些现金。但是没有谁知道这是杰米的杰作。警察局接手调查这件案子，按惯例，这类案子应由杰米负责。可杰米却在此时请了假，坚决不接受调查任务。他自己怎么能去查这案件呢？因为他无法指证自己就是罪犯，而这样他就实现不了被关进监狱这一梦寐以求的愿望了。几天过去了，一直等待着警察局来抓自己的杰米见一点动静也没有，他简直等得不耐烦了。他突然想起那晚盗窃之后，曾经学着许多盗窃犯惯用的手法，清除了现场痕迹。他后悔了，当初为什么就没有留下些显眼的线索，好让别人寻踪觅迹呢？于是，他又在深夜潜入克里帕家中，故意弄出声响，吸引人注意。这下他终于如愿以偿，被当场擒获。

一个月后，杰米被判处了无期徒刑。当他听到这一判决时，简直欣喜若狂，比犯了死罪的人被宣布无罪释放还要激动。

原来，两个月以前，杰米了解到这样一些情况：由于地球严重缺氧，国际组织决定，将把被判处无期徒刑的囚徒由火箭载入太空，飞向其它星球，以减少地球日益稀少的氧气消耗。这一去，有两条路：一条当然是通向死亡，可这总比在地球上苦苦挣扎要强些；另一条，或许能侥幸落到一个适合人类生存的星球，那么这就更能体现对罪犯的人道主义精神了。杰米决定去闯一闯，他再也不愿在这环境一天比一天糟糕的地球上坐以待毙了！

随着“轰”的一声巨响，载着杰米的火箭消失在空中。等待他的将是幸福，还是死亡，杰米现在已经来不及预测了。

２０２０年教师节

范　？

成都市和平街小学五年级

（第六届校园科幻故事大奖赛）

今天是星期天。早上，万能机器人把我叫醒，我连连打着呵欠——晚上跟一个外商进行了长达５小时的马拉松谈判，天快亮才以胜利告终。这时，万能机器人端着一顿丰盛的早餐，彬彬有礼地对我说：“经理，早餐准备好了，快吃吧。”顿了一下，它神秘兮兮地说，“今天还有很重要的事哩。”我好生纳闷，什么重要的事？我一看日历器，上面的“２０２０年９月１０日教师节”正对着我笑呢，好像在说：“今天是教师节，你该去看望李老师才对。”我赶紧吃过早餐，带着礼物坐上飞艇向月球教师新村飞去。

我心想：１４年啦，可真是白驹过隙啊，许多年未见到的李老师一定是老态龙钟了，也不知各位同学怎么样。不知不觉，已到了月球教师新村，我敲了敲一座小别墅的大门。一位中年妇人满面笑容地开了门，她一头青丝，眼角有些浅浅的鱼尾纹。我望着她，觉得挺面熟，但一时又记不起来在哪儿见过；她也望着我，好像在努力回忆着什么。为了打破尴尬，我开口问道：“请问李素芬老师住在这儿吗？”谁知，对方倒痛痛快快地一口叫出我的名字：“你是刘韵飞呀，我就是李老师。”“李老师？……哦，李老师！您好。”唉呀，我真无法把记忆中的李老师与她联系在一起！原来，李老师这几年来一直服用“青春素”。这种青春素能抑制人体衰老，促进细胞新陈代谢，是２１世纪初轰动世界的新科技成果。更令人激动和骄傲的是，“青春素”的发明者就是我小学时的同学卢可。听说卢可今天也来了，我赶紧走进客厅。

这时，嗖、嗖、嗖，几条飞艇也轻巧而又准确地落在小楼前。好家伙，今天，同学们不约而同来看李老师啦。

李老师要我们讲讲各自在事业上的成就。首先被推上台的是卢可，她现在已是位名气不小的女教授了。卢可谦虚地笑着说：“我在火星上考察时，偶然发现了两种元素，我把它和在月球七号坑里找到的几种复杂的元素配合在一起，再加上地球上的多种药物，反复试验制成了青春素。这项成果获得了诺贝尔奖，它是与李老师的辛勤培育是分不开的……”客厅里立刻响起雷鸣般的掌声。

接着，陈羽森自告奋勇地上台汇报，他是中国最大的地铁公司经理，去年派出的由２０人组成的小分队，仅仅用了３星期，打通了从大陆到台湾的地铁。

李老师要我说说，我也就欣然上台，介绍道：“我的公司是亚洲最大的电力公司，我在珠穆朗玛峰成功地建成了‘东方一号’、‘东方二号’两个世界一流的超级雪力发电站。收集冰雪每时每刻发生的细微分子变化产生的能量，再转变为电能，利用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雪来发电，使其它所有火力发电厂逐步关闭，减少大气污染。”说完，我将礼物——诺贝尔物理奖奖章送给李老师：“李老师，这奖章是学生对您辛勤培育的感谢！”听了同学们的一一汇报后，李老师扫视了全场生气勃勃、英姿焕发的同学们，果断地说：“同学们，下个教师节，我亲自驾飞船回地球看看祖国，看看你们！”我带头鼓起了掌，雷鸣般的掌声飞出教师新村……$ &

科技“创卫”记

李黔川

贵州省贵阳市白云区贵铝中学高一(2)班 550014

我家搬入了新居，这是一座漂亮的新住宅楼的底层。我和哥哥都挺高兴——不光免去了每天上下楼梯之苦，而且屋后更有一方都市中罕有的小小庭院。当时哥哥看着小院，扶了扶眼镜，说：“不错!不错!可以在这儿读书看报。”我则跳到小院里四下瞧瞧，说：“不错!不错!可以在这儿蹦蹦跳跳。”没想到，小院竟是楼上七户“高邻”的垃圾场：从搬来起，每天都有垃圾神不知鬼不觉地“空降”到小院里。从红红绿绿的塑料袋、乱七八糟的废纸、五花八门的破烂，到口香糖、烟蒂、残汤剩水、果皮、果核，甚至鼻涕、口痰等等，真可谓无所不有，而且是源源不断。干净整洁的小院，就这么变得惨不忍睹了!尽管爸爸和哥哥也曾挨家挨户打过招呼，甚至贴出措词严厉的《致楼上邻居的公开信》，提到种种威胁，但一切都无济于事——小院最多干净两三天，然后垃圾又纷纷往下掉。结果哥哥和我不得不每天打扫小院，连居委会也无计可施。

“永动的弹簧振子，”有次，哥哥出神地望着小庭院里遍地的垃圾，口中念念有词，“受到与运动方向相反的外力时，振动减弱乃至停止。撤去外力后，恢复振动。”我觉得好笑：这个“物理天才”，把什么都纳入他那“物质结构和运动规律”中!这天，我想玩玩电脑游戏，他却坐在电脑前，盯着那些数串、字符、坐标、图形……一动不动。我在一旁说尽好话，他充耳不闻。逼得我只好用杀手锏了，诳他道：“哎!爸爸昨天问我，有谁动过他的剃须刀了……”只要一提哥哥打过剃须刀里高级电动机的主意，他就硬不起来了：“好弟弟，你可千万不能出卖我!想玩游戏?没问题……”他果然让了我。

哥哥这时从床下拖出一个盒子，利索地把里面的变压器、线圈、集成板什么的和几样精巧仪器联接在一起。他忽然问了一句：“还记得《钢窟》里的力障吗?”我马上想起了纽约市和太空城之间那道无形的屏障：“记得。这早不是科幻了，电视上做广告的‘隐形门’不就是‘力障’吗?”“对。科技的发展紧紧跟在科幻身后。”哥哥若有所思地望望窗外，“这个发明的原理就跟‘隐形门’一致。”说罢，他打开电源，拿了一块橡皮，硬生生地塞到我手上：“朝盒子里扔!看清楚了!”“不就是悬在空中嘛，干吗那么凶?”我嘀咕着把橡皮扔了出去。

橡皮沿着抛物线向盒子里飞去，速度渐渐慢下来——我想，它最后会悬在盒子上方的。

我看过广告，对此并不惊奇。哥哥的发明无非是运用了缓冲性罢了。然而令我不敢相信的事发生了：橡皮并没有停下来悬住，它像是被什么力“弹”了一下，沿着同一条抛物线飞了回来，砸到我还没收回的手里!这一切，都发生在眨眼之间。“怎么样?”哥哥洋洋得意地看着目瞪口呆的我。我看看自己的手，握起橡皮，又试了几次。结果都一样：飞出去，“弹”回来。我望着木盒，百思不得其解，这才说道：“我服了，给我讲讲吧。”哥哥骄傲得像个大学问家：“这个是为了解决实际问题而研制的……”好家伙，这席话讲了近半个钟头，而且通篇都是“高精尖”的科技名词，不过我还是弄懂了大意。这个发明的核心部件是一套产生“力场”的仪器——经过哥哥改装的市售成品——在控制电路作用下，仪器使一定空间内产生“排斥力场”，“力场”之外的物体如果像那块橡皮一样强行进入，就会被恰到好处地“弹”回

初始位置。最后，哥哥遗憾地说：“美中不足的是整套装置耗电量比较大，因此目前还不能用于防弹衣之类的用途。”我说：“那有啥用呢?”哥哥头一扬，用眼睛瞄了瞄窗外：“喏，用在那儿。”我顺着他指的方向看去，先是一愣，随即欣喜道：“对呀!……”窗外就是小院。

半个月后，按照哥哥的计算结果，我俩购齐零件，在小院角落里组装了一套大功率的发射装置，哥哥还偷偷从电网上拉了一条线接到装置上。当最后一次检查了整套装置后，哥哥就和我溜到楼外马路对面的树丛，欣赏“高邻”们的表演。一会儿，“高邻”们的“天女散花”照例开场：——八楼窗口出现一个年轻人，随手扔下几个臭鸡蛋后便拉上了窗户，鸡蛋眨眼间就争先恐后地飞了回去，砸碎在深蓝色的玻璃上，形成一朵朵黄灿灿的“蛋花”往下流淌。我们差点笑出声来。我还真想看看他发现这一切后的表情，是咬牙切齿，还是茫然不解。

五楼窗口又冒出一个小家伙，拿着几架纸飞机朝窗外扔，但是飞机总是飞不多远就又飞回去了。开始他还拍着手笑，但没多久他就厌倦了飞不走的飞机，转身跑开了。哥哥低声对我说：“幸好小家伙扔的是飞机，而不是‘飞刀’!”——二楼窗口现出一位摩登小姐，她倚在窗边，手上端着一杯白色液体(我想是牛奶)，正低头要喝，像是闻到了什么异味皱了皱眉，便十分干脆地把牛奶泼了出去。雪白的飞瀑一出窗户就如数“弹”了回来，劈头盖脸地朝她的头上、脸上飞去，“哗”的一声，正着!我估计她辛辛苦苦打扮上的摩丝、眼影、唇膏、香粉等等，这下可全被“牛奶浴波”冲掉了。

好一阵，这位“落汤鸡”小姐都傻站在那儿，脸上的表情好像是问：“是作梦吗?”为了忍住笑，我和哥哥差点憋过气了。我们连忙弯着腰一溜小跑地逃开了……小院从此一尘不染。

楼上的“高邻”们在经过种种教训后，也改掉了乱扔垃圾的习惯。

爸爸妈妈每次疑惑不解地谈起这事，哥哥和我都笑而不语。后来居委会不知怎么知道了哥哥的发明，专门来人“取经”。他们听完哥哥的介绍，又看我演示了哥哥最初的那套装置，然后他们再到小院里实地看了看，对哥哥和充当帮手的我大加褒扬。他们说，这个发明一推广，就可以彻底解决楼上住户乱扔垃圾的问题了，创建卫生小区就没问题。临走前，一位头发花白的老工程师亲切地拍拍哥哥肩膀，鼓励道：“小伙子，加油干吧!”接着，他又附到哥哥耳边，笑眯眯地讲了句什么，只见哥哥的脸一下子全红了，忙不迭地点头。嗣后，我问哥哥：“他说什么?”他神秘地笑笑，在我耳边一本正经地学着老工程师的口气悄声说：“记住，下次搞发明别偷电了!”

我还是人吗？

钱笑肺

在“人造优于自然”的新世纪里，人们对于人造器官的钟爱几乎达到了狂热的程度。只要稍稍对自己身体的某个自然器官感到不适或者不满意，便要去医院换上相同的“金属机械器官”。久而久之，一些有识之士感到忧虑了：现在人们换上的人造器官越来越多，使人和机器人很难划分清楚界线，

呼吁换器官要有个限度。于是，联合国明文规定：人体器官的机械数量不可超过５０％，否则，将被划为非人类。我们的父母一辈或是为了保持作人的资格，或是已经换得差不多了，终于停止了对自身“零部件”的改造。

但是，他们对子女的伟大的爱又及时体现了出来。当他们得知有种可同血肉之躯同时发育的“活性金属机械器官”，越早植入人体性能将越优良后，便想到一定要将恩泽施予后代。所以，我们这些当时尚在襁褓之中没有发言权的家伙便被父母用爱和血汗（其手术价格昂贵）“大卸八块”了。

３５年过去了，我的肝、脾、浮⑸觥⒂冶郏ǖ比皇侨嗽斓模┣酥琳　龆

逡磺性诵辛己谩?加上我天生的才思敏捷，精明能干，很受上司赏识，也引得女士们芳心大动，以至于娶上了一位美丽贤慧的妻子。

唉，哪知天嫉良才，正当我在一次重要场合施展雄辩才能时，嗓子突然变得沙哑了。接着一连数日疼痛难忍，不得不去医院就诊。经过一番折腾，医师扔给我一张龙飞凤舞的诊断单：病因：喉癌处方：须更换机械替代品时限：１个月后将危及生命当我辨认清楚这些字体后，一下子晕了过去。

“喂，先生，醒醒……”不知过了多久，我迷迷糊糊地睁开眼睛，看到医师站在身前。

他说：“您可醒了。其实，您不必担心，只须更换机械替代品就可免于危难。这是小手术，本医院即可承办，而且价格从优。”“哦，我没事……”我担心是个圈套，挣扎着从医院走了出去。

上帝呀，我开始痛恨我九泉之下的父母，为什么这么疼我，按照联合国的限定，已将我身体的５０％换成了人造部件。他们怎么就没想到我的喉咙会出毛病？我该怎么办？换吧，会超过５０％的限度，将被划分为非人类，从而失去娇小可爱的妻子，薪水丰厚的工作，不错的社会地位，并且永远与机器人为伍了。不换吧，我只能有一个月的活头！我该怎么办呀？听我讲述完经过，妻子却笑了：“亲爱的，你可真糊涂，你不会把别的机械器官拆下一件，换成天然人体器官吗？现今市场上的天然人体器官比人工机械器官价格便宜得多。”“是呀，是呀，我怎么没想到！这样我安装机械喉咙就不会超标了。”我狂喜地抱起妻子，猛亲她的脸，逗得她格格发笑。“但是，换哪样呢？”一会儿，我征询她的意见。“肝脏吧。”“不行，换上天然的肝脏不保险，可能会得肝炎、肝硬化、肝癌。”“脾脏是和肝脏配套生产的，自然也不行，换胃也不好。那么肾呢？”“天，我可不想得肾炎、尿毒症什么的！”“那么，只有右臂了。”妻子又建议道。“好，就右臂吧。”我主意定了。

可是，当我到人体天然器官交易市场走了一趟之后，我又失望了。没有人愿意出让右臂，即使我出很多钱。每一个被我询问的人都这样回答：“如果我让自己的右臂换上一只机械手臂，那么，我要是再有一件天然器官出了毛病，那该怎么办？”“亲爱的，”妻子听我讲述后怯怯地说：“你能不能不要右臂？”“什么，你想让我成为残废吗？你不觉得在科技这么发达的社会里，还有人断臂是可笑的吗！”我勃然大怒地对妻子吼道。

焦急、犹豫，眼看一个月的时限快要到了，我愈加惶惶不安，却又总是拿不定主意：是甘愿沦为机器人，还是坐等死神来临？“请问这儿是李光先生的家吗？”蓦地有人敲门并大　省?“我就是，你是谁？”我打开房门，见是一个猥琐的秃顶中年人，便没好气地问。“哦，对不起，我听说您有点儿麻烦，需要个天然器官？”我怀疑地打量着他，见他双手戴了好几枚金戒指，一副暴发户模样。他会是因为缺钱而出卖自己器官的人？秃顶看出了我

的疑惑，说：“别误会，李先生，我虽然不出卖自己的器官，但我确实可以提供真正由细胞组成的器官为您服务。”我早已熄灭的希望之火又迸出了火花：“器官在哪？”“别，别着急，李先生，暂时还没有。我是生物研究工程所的，自己私下里搞些小生意。我可以用您的细胞繁殖成一个喉咙，当然，价格从优且Ｃ堋！彼　ū岸　袄返匦ψ拧?“怎么，繁殖出一个喉咙？哦，不！它并不是天然的，我还是要被看作是机器人。”“不是这样的，李先生，这个法律是３５年前制定的，当时生物技术尚不发达，所以是特指机械器官。如果有人为此指控的话，您绝对可以胜诉。”我终于消除了疑虑。又过了一个月，我那患癌的喉头全部摘除，换上了用自己的细胞繁殖而成的健康的喉咙。要不，我怎么能喋喋不休地对你讲述这些经过呢？不瞒你说，我还是有些担惊受怕，不知道会不会有限制生物技术器官的新法令出台。每当深夜妻子酣然入睡时，我常常对着镜子反复观察自己，发出这样的疑问：“我还是人吗？”？

离奇的求助信

马利银

亲爱的朋友们：

你们好，我诚恳地请求你们能帮帮我的忙。我和张医生相爱很久了，可最近出了个大麻烦。事情是这样的：

张医生是位脑科专家，最近迷上了心理学，他发现其实每个人都有很大的潜能。比如他自己吧，除了在脑科方面有兴趣、才能外，还喜欢写诗写小说，对体育方面也非常感兴趣，他还梦想当个企业家，自己也确有经商之道等等。可是，人的精力是有限的，要想在某一方面取得成就，就得全力以赴，但这样，人的其它才能就白白浪费了。有一天，张医生突发奇想，人类已在生物工程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，可以无性繁殖出和自己一模一样的复制人，而他自己则可利用脑科手术，把具有不同兴趣的脑细胞分离出来，分别植入几个复制人脑中，这样就实现了“分身术”。每个分解出的“张医生”便可以从事他所感兴趣的事业，一生可以同时取得许多成就。我一开始就反对他的这种疯狂构想，但作为他的助手兼女友，在工作中又不得不听他的。

手术进行得很顺利，一星期后那七个一模一样的张医生出院了。七个人分别住在七个地方，互不往来，各自从事喜爱的工作，而且对工作都非常狂热。于是问题也就来了，为了和心爱的人在一起，我每天往返于他们七家，为他们打扫房间，洗衣服，做饭……简直要把我累死了！没多久，我发现这样不是办法。我想还是选择他们其中之一吧，跟七个人谈恋爱实在叫人受不了。

我选中了当作家的“张医生”。我觉得和他在一起挺浪漫的，他天天送花，请我跳舞。

可时间一长我发现我们开始合不来了——我没那么多艺术细胞，找不到共同语言。

我找到了当运动员的“张医生”。他整天锻炼身体，准备进入国家队，

要在奥运会上拿金牌。可跟他在一起，我就成了他的“营养专家”，天天替他买菜做饭！

我离开运动员后，找到“企业家”。他竟是个守财奴，一天到晚想着赚钱，想着开公司。从前的张医生虽然不是很大方，但也不至于这么财迷心窍。我瞧不起这种守财奴，结果也可想而知。之后我又试了三个“张医生”，却都以失败告终。

这最后一位是脑科医生。我想这个总该没问题了，谁知手术后的他成了工作狂，对我不闻不问，不理不睬，这使我越加怀念从前的他了。不过，怎么说我也干过几年医生的助手，同他还有些共同语言。

谁知好景不长，那六个“张医生”陆续给我打电话，竟说出同样的内容：“还记得我们第一次相遇吗？你对我说你永远爱我，决不会变心，我现在向你求婚，你不会做负心人吧！”天哪！我现在爱着这一个张医生，而且永远不变。可是我该怎么办呢？他们都是以前的张医生，伤害任何一个我都于心不忍，可我总不能同时嫁给他们七个吧！

有人曾出主意说，把我也复制成七个和他们相对应的类型，这样就可以使每个“他”得到一个“我”，每个“我”只爱一个“他”。

这倒是个解决办法，可我不愿意把自己分成七份，然后互不相认地生活——我认为这简直就是一种变相的自杀行为。我实在想不出什么好办法了，整天生活在痛苦之中。事情就是这样的，我再一次诚恳地请求各位热心的朋友帮我想想办法。此致敬礼！

陈娟娟２０３１年６月３日

魔高一丈

徐晓庆

“砰——”阿洛多道森博士撞开门，闯进了“猛士”的办公室，他脸色苍白，带着一种奇怪的表情。

“猛士”是福林特软件开发公司的总裁，真名叫普洛多霍尔。因为他足智多谋，精通商务，而福林特公司发行的“火线”软件一时间风靡世界，势不可挡，所以他有了“猛士”的称号。

“道森博士，难道你的父母没教你在进别人屋里前要先敲门吗？”霍尔头也没抬，仍在处理着文件。“不，我的猛士，我不会听你的了，我不再听任何人的话了！”道森狂叫道。

“安静，博士，安静！否则我开除你。”“不，你不可能开除我。”道森狞笑道，“我又发明了一种新型软件程序。”“那么，恭喜了。道森博士，一个小时后，我们可以开会研究一下你的新型软件程序。

但还是要请你保持安静，否则我真的要开除你了。”霍尔冷冰冰地说道。

“不，你还没听清，我发明的是一种病毒程序，它具有超强的能力，能够分析处理任何一种电脑防护程序或是电脑密码，在数秒钟内破译并且进入，它像一把万能钥匙，一把能打开所有电脑的钥匙，所以我称它ＭＫ，也就是万能钥匙。”他深深吸了一口气缓解一下紧张的心情，然后继续说，“我现在可以使ＭＫ进入银行电脑，把你和公司的资金全转到我的帐上，并把公

司的银行帐号注销，你就得破产了。”“告诉我，你为什么这样做？”霍尔放下了文件，平静地问道。

“为什么？你最清楚，我每次研制软件成功后，荣誉总是属于你。我给你带来了巨额利润，可你却只给我长了一级薪水，还不让我休假。这公平吗？我要报复，报复你，还有整个世。我要先让你破产，然后进入全球信息网，让ＭＫ自行复制，再去攻击全世界的电脑。我还要瘫痪军方的Ｃ，４Ｉ系统——那个通过计算机联接指挥、控制、通信、情报和武器系统的纵横交错的庞大网络，控制核武器……”他的声调因激动而变得颤抖。

“那么我们商量一下，这样行吗：每星期给你加六千美元，再放你三个月长假，带着你那个愚蠢的想法去旅游世界吧，帐单公司会支付的。”“不，你这个骗子，只要我一放弃，你就会立即把我送进监狱的。听着，我只要按下这个遥控器，世界就将属于我了，你也就破产等死了，哈哈哈！”道森举起一只黑色的微型遥控器，恶狠狠地笑了起来。“难道真的无法改变了？”霍尔又问道。

“是的，不可能改变。猛士，说最后遗言吧！”道森用阴冷眼光盯着他说，“除非你能一枪打死我，但我仍能在死前按下遥控器的。”“好吧，只能照你说的办了。”霍尔换上愁苦的面容，似无可奈何地摆了摆手，可突然间，他像耍魔术般掏出一个遥控器，“我也有ＭＬＫ，不过不是万能钥匙，而是总电键，只要我一按，你的计算机就会停止工作，我也就有足够的时间收拾你了。”“不，不，我会比你快一步的！”道森大声叫道，却已掩饰不住心中的恐慌。“试试看吧。”霍尔从容地说。

时间在两人的僵持中一分一秒地过去。霍尔显得很平静，呼吸也十分平稳。而道森则紧张得连鼻尖上都有了汗珠，他两眼死盯着霍尔手中的遥控器，唯恐霍尔抢先按下遥控器。最后，道森再也支持不住了，他摔下遥控器，跪在地上，哭泣起来。“原谅我，霍尔先生，我不知怎么会干出这种事来，请不要开除我。您能原谅我吗？”“请起来吧，我不计较。”霍尔大度地说，“我的诺言依然有效，加薪水，给假期，一定实现。十分钟后把你设计的病毒程序拿来，要原件！”“太感谢你了，猛士，我的仁慈的主人！您的话我一定照办，我可以走了吗，先生？”“当然可以，顺便说一句，下次进门前要先敲门，记住了吗？”“是的，先生，再见。”道森谦恭地鞠躬，走了出去。

听到道森脚步声越来越远，霍尔猛地从椅子上蹦了起来，窜向道森丢在地上的遥控器，一把握在手里，这才长长地舒了口气。

“阿洛多道森在研制软件程序方面确实是个天才，但玩阴谋只能算是小孩。”霍尔自言自语道，按下他的所谓的总电键，墙上的加宽屏幕立时亮了，并有了声音：“这里是哥伦比亚电视台，现在播送体育新闻……”两星期后，ＭＫ病毒程序被改名为“猛士”，以１８０万美元的高价卖给了国防部。同时，阿洛多道森被指控犯了讹诈罪和盗窃罪，被判１２年徒刑。有了充足的资本，霍尔公司的生意更加红火了。

生日

殷晓岚

上海市崇明师范学校２０２１７７

“祝你生日快乐！”“祝你生日快乐！”我刚跨进教室，同学们便齐声唱着向我拥来，并送上了一份份精致的礼物。我才猛然意识到，今天是我的十八岁生日。十八年的时光怎么流失得这样快，仿佛是眨眼之间，我就长大成人了！

“哎，我说江明，你打算将你的机器保姆怎么处置？”我坐定后，同桌推推我，问道。

哦，对了，我已经是成年人了，对我的那个“机器保姆”该怎么处置呢？按照法律规定，任何人一旦年满十八岁就有权不需要机器保姆的监护，并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对机器保姆进行改装。可我还没想过这个问题哩。

正当我冥思苦想的时候，同桌又推推我：“别犯难了，我看就把她改装成一个温柔的女朋友吧。这样她既能为你做饭，又能陪你逛街，而且只须稍微改变一下容貌和感情程序就可以了，怎么样？”他的建议极具诱惑力。但我突然想起，我的一位同龄邻居将机器保姆改装成机器女朋友后，有次当他正与他的一位女同学同桌复习功课时，那“女朋友”竟然把他的同学揍了个半死。结果不仅花了不少医药费，那个“女朋友”也被机器人公司收回检修，真个是“赔了夫人又折兵”。想到这里，我朝他一吐舌头：“免了，我才不想要个醋坛子呢！”“那你想将她改装成什么？”“我也不知道。”我耸了耸肩膀。没想到年满十八岁会遇到这么一桩难题。想想别的人到十八岁时，有的将“保姆”改装成刀枪棍棒样样在行的保镖，有的改装成一会儿是白痴一会儿是精神病的畸形人，进行模拟病例研究……我呢？我虽然已经不再需要保姆了，但我却不愿让她变成别的模样。

“喂，江明，生日快乐！”一个女孩子捧着礼物站在我跟前。这是班长，一个平日不苟言笑但很善良的女孩。“江明，你别将你保姆改装得太坏了，她可是一个好机器人，你的生日就是她特地一一通知我们的。我还从没见到过这么慈祥的机器保姆哩！”啊，机器保姆将我的生日通知了同学？为什么？是为了在这个特别的生日里能让我有份永远难忘的记忆？她的感情程序怎么越来越丰富了呢？记得小时自有了这么个“机器妈妈”后，我那个成年累月奔波于生意场中的亲生妈妈几乎成了“隐形人”。只要我一睁开眼睛，首先看到的总是机器妈妈那张慈爱的面容。她喂我吃饭，教我说话，随后又辅导我学习；我失败时是她鼓励我，我成功时是她嘉奖我，从她那儿我获得了温馨的母爱。现在，尽管我是成年人了，但我怎么能忍心和她告别呢？不，不能这样！可是，这时似乎又有个隐隐约约的声音在我耳边响起：“傻瓜，她只不过是一个机器人罢了，你已经十八岁了，应该享受法律赋予你的权利，亲手改装它，过一回主人的瘾！”我思绪如麻，抬眼看看四周的同学，他们正在做着自己的事，没有一丝声音。现今同学之间的感情交流越来越少，像刚才祝福我生日的现象，已经是属于难能可贵的盛况了。我知道不可能从他们那里获得满意的建议，必须由我自己作出决定。放学回到家里，刚扔下书包，我突然发现留言屏幕上有这么一行字：“江明，今天你已经是成年人了，我们将一千元现金转入你的名下。祝生日快乐！父母字。”这是我亲生父母的祝福么？多么的冷漠！是的，我是成年人了，但我需求父母的难道仅仅是

钱么？我冷冷地将屏幕上的字一个个销去，任泪水爬满脸颊……“江明，我的孩子，生日快乐！”这时，从身后传来了热情而熟悉的声音。我转过身，看见机器妈妈慈祥地望着我，手里捧着一个大蛋糕。我知道这是她亲手做的，味道肯定像她以前做的栗子蛋糕、草莓蛋糕、巧克力蛋糕一样可口。我情不自禁一把抱住她，呼唤道：“妈妈，我的机器妈妈！”我拉着她坐下，仔细地端详着她。我发现她的眼神已不仅仅是往日常见的和蔼，还多了一种令我十分感动的慈爱。

于是，我开始改造我的保姆妈妈了。我将她的满头黑发染得花白，在她的额上添了细细的皱纹，我要让她永远陪伴着我，让她成为我永远的妈妈！在十八岁的生日里，我获得了一份珍贵的礼物——一个永远关心我、爱护我的妈妈！在生日的烛光中，我看见机器妈妈的眼睛中含着两颗晶莹的泪珠！

时间为我停止

朱伟

时间！什么是时间，它到底是什么？人类不断地探索，但是谁也无法准确解释。我喜欢时间也讨厌时间；有时还戏弄时间，同时也被时间戏弄……在育才学校已有一年了，作为寝室长的我，始终不能让全校最差寝室的称号从我班抹掉。我很内疚，决定“引咎辞职”。在班会上我提了出来。“你为什么不当寝室长了？”老师问道。“我是班上的调皮蛋，连自己都管不了，怎么能带动全寝室的同学呢？”“那么，你想就这么玩下去？时间无情，眨眼间你已失去一年，是不是还要失去一年？是不是你的青春时光很长，还可以随意挥霍呢？”老师的一连串责问，语气并不怎么严厉，但表达出来的意思却足以攻垮我的思维。我脑子里一片空虚，血液冲击着的大脑中不断传递的信息只有空白，我需要时间调整——不，没有时间，我的回答必须在老师对我失去信心之前，一分钟，可能只有３０秒，也许……心脏的跳动正如倒计时的读秒，这时得到了大脑的第一条信息：“我不能失去这一点点时间，它太为重要了！”老师的表情告诉我，他的耐心已经到达了极限。此刻，我大脑的细胞几乎乱得连“怎么办”也无法显示出来。

终于，我得到了大脑传递给我的几乎残忍的信息：“你已经没有希望了！”从小到大，曾有不少人在我面前说过这话，而每每这个时候就会有一股力量支撑着我，我不知道它是怎么来的。现在，我只感觉自己好像正在脱离这个空间……我尽力使大脑恢复正常。渐渐地，思维开始清晰，同时，脱离空间的感觉也越来越强烈，一个个的信息在不断传送：“即使只有１秒钟或十分之一秒，我也要争取……”我的大脑正在紧张运转，忽然接受了一个令人吃惊的视觉信息：同学们的动作已经凝固，被谁不小心碰掉的一个橡皮正停在半空中；老师成了真人塑像，失望的面孔表现得淋漓尽致；窗外，秋风吹落的树叶，空中飞翔的小鸟，喷水池的水花，都如定格的电影镜头，成为一幅静景画！“嗨！”我大声地向同学们叫喊，却没有任何反应，触觉信息也没有了，我不能感觉任何东西，摸不着桌子，碰不着板凳，就像在另外一个空间飘浮。“时间停止了？”我不敢肯定，也同时收到了大脑的另一个信

息：“是不是在做梦？”但我很快排除了第二种可能——我咬了一下舌头，好痛。“时间停止了！”我好惊讶，激动，高兴，也有一点恐惧。时间确确实实停止了，万事万物都是静止的。“机会！”我要把握这个机会，现在我脑子里十分清醒。

“我应该鼓起勇气。时间帮了我一把，我就得回报时间，我要珍惜眼下的每一秒钟，去弥补昨天失去的时间……老师，这个寝室长我当定了！”这声音在教室里久久回荡。瞬间，老师的脸上露出了笑意，同学们开始活动，一切恢复正常……晚上，我听到了电台的一条新闻：“中午有不明飞行物在育才学校上空停留了5分钟……”

替身

彭礼

成都市第七中学高九八级二班

难以置信，父亲真的成功了！

当我看到自己面前站着一个和我长得毫无差别，仿佛从一个模子里铸出来的人时，十七年来第一次对自己视觉的正常性产生了怀疑。我愣了足有半个钟头，才神经质地伸出手去摸他的脸——他不乐意了，皱着眉挡开了我的手：“喂，喂，你干吗动手动脚的？”那神情，那嗓音，那动作，不是我还能是谁？

我激动得热泪盈眶，感激地转过头看着父亲。父亲躺在沙发上，微微叹口气：“唉，但愿我没有做错……”

我不爱学习，一有空就玩电脑游戏，学习自然差得没有底。可是我偏偏又好逞强，爱出风头，对自己成绩老是在班上最后几名间游荡很不满意，做梦也想拿学科优秀奖，被老师夸奖，让同学羡慕。当然靠自己努力太不现实——我绝对放不下对电脑游戏的爱好，也吃不了这个苦。万般无奈之际，我想到了父亲，一个在研究院从事多年“克隆”实验的优秀科学工作者。

父亲的研究院已成功地“克隆”了多种动物，听父亲说，“克隆”人已没有什么技术的障碍。于是，我想到了让父亲为我“找”一个“替身”：一个不露任何破绽的代我学习的“替身”。虽然国家法律明文规定禁止对人进行复制，我仍艰难地取得了父亲的同意——自母亲去世后，父亲便将所有的爱倾注在我身上。父亲也有脆弱的一面，对我的溺爱，使他绝不会眼睁睁地看着我整天闷闷不乐。现在父亲果然冒了这个险，并且成功地给我带回来了一个“替身”！

自从有了这个“替身”，日子过得真是惬意！我完全从学习的枷锁下解脱出来，从早到晚在电脑游戏中漫游，而我的“替身”（我叫他“7号”），则完全代替了我以前的角色，由朝至暮在学校里用功苦读。他似乎对学习很感兴趣，回家也抱着参考资料“啃”。对这一切我看在眼里，喜在心里，我相信，我的“崛起”只是时间的早迟而已。

我们相处还算融洽，只是偶尔我玩电脑乏了，也想去学校——当然主

要是为了踢踢足球，见见有些“陌生”了的同学……而“７号”这时很不高兴，对我冷冰冰的，而且几次欲言又止。我想，也许是他太爱学习了，一天不去学校就不舒服。嘻，真是一个尽职尽责的好“替身”！

光阴荏苒，期终考试如期而至。看“７号”整日复习得不亦乐乎，我已经在考虑：得到“最快进步奖”后买什么游戏软件。终于，最后一科也“硝烟散尽”。当天晚上，我急急地问他：“‘７号’，没给我丢脸吧？”他傲慢地侧过头：“一切均在我计划之中。”“叭！”我潇洒地打了一个响指，“太棒了！……下星期公布成绩时，老师同学们一定会……哇，当时的情景绝对妙不可言……对了，我放你一个月假……”我禁不住手舞足蹈。

“哼，别臭美了。这些与你无任何关系，一切成绩都是我取得的，这点你应该很清楚。

所以嘛……公布成绩的时候由我亲自去……”“７号”闭着眼睛，慢悠悠地吐了几句话。

“什么！你，你，你说什么？”我像突然从云端狠狠地摔在了地上，刹那间有些语无伦次。

抬头正好碰着他鄙视的目光，我顿时火冒三丈：“你以为你是谁？你不过是用我的细胞做出来的有生命的工具而已，是我的‘替身’！你的存在只是帮我提高成绩，你懂吗？……你只是我的——替——身……”我感到嗓子有些哑了。

“别咆哮啊，有理不在声高。”他丝毫不为我的愤怒所动，“我虽然是由你衍生出来的，但为什么我要做你的‘替身’？我哪一点儿不比你强……你自己想想你这种人活着对国家对社会有什么用？游手好闲，贪图享乐……不如让我完全取代你吧，反正你跟我相比根本没有竞争力……”

以后他说的什么我已听不见了，只觉得脑子里一片空白。他的话像无数根钢针，根根都深深地扎进了我的心脏。在撕心裂肺般的剧痛中，“优胜劣汰”四个大字不断地在我眼前闪现……

这天晚上，我做出一个重大决定：远走他乡，改名换姓。我带走我久违半年了的全部教科书，临走时给爸爸留了封信，我告诉他：我懂得了，天才出于勤奋，命运就握在自己的手中……

我的错

张佳颖

河北省唐山一中高二（１０）班

“船长，正前方五千公里处有一不明飞行物，正朝我们飞来。”坐在计算机屏幕前的林风头也不回地对我说。他强作镇定，可声音却在颤抖。我不禁笑了笑——他毕竟还是个孩子。

人类探索外星世界已经几百年了，可至今没有在茫茫宇宙中找到任何伙伴或是敌人。说实话，我对这种骗孩子的把戏早就不感兴趣了。在我看来，那些科学家们之所以一再强调“外星人的出现只是早晚的事”，只不过是一

厢情愿罢了。至于刚才所谓的“不明飞行物”，恐怕只是我们的同胞发射的一颗卫星，或者是一架和我们一样往返于地月之间的航班。虽然我的这艘飞船是本月唯一的一趟航班，但上月的那趟误了点，这月才返航也是很有可能的。“速度多大？”我平静地问,做了十几年飞船船长的我已很难激动了。“大约五分钟后就可以到这里。它好像是故意冲我们来的。”林风已经毫不掩饰他的兴奋了。“这么快！”看来我也不能掉以轻心。

这如果真是外星人，我就是世界上第一个与外星人相会的人了。我按捺住激动，尽量平静地发出指令：“发出友好的信号，同时进入一级战备状态，准备好发射导弹。”“橄榄枝和大棒”，这两样东西都是星际飞船所必备的。别说，那些强烈要求我们带上这玩意儿的科学家们还算有点头脑。我将身子往船舱座椅的靠背上重重地一靠，开始想入非非。我想到外星人大脑袋小身子的滑稽样子，想到他们说话时是否会像蜜蜂一样嘤嘤嗡嗡，想到我们不懂对方的语言还需要翻译机——总之我把看过的所有科幻小说的内容都从脑子里调出来，安到那还没影儿的外星人身上，甚至还想到了和外星人握手的情景。那时我一定要打开摄像机，把这个伟大的时刻拍下来，回到地球后就会在世界的信息网络中刊发，一项史无前例的桂冠将戴在我的头上……哇，多么风光！要不是林风这小子也在座舱里，我真想站起来，对着镜子练习练习向万千欢呼者招手的姿态呢！

“有回音了！”林风这次大叫起来。真是外星人！我一下子跳起来，跑到林风身后，屏幕上一行汉字流溢而出：“我们是 m 星生物，照你们的语言叫‘病毒’。同你们比较起来，我们很小，恐怕你们根本看不到。”真扫兴，我的握手仪式告吹了！

“我们刚才收到了你们的信号，并由此学会了你们的语言和文字。我们是 m 星的警察，前些年，有一个危险的犯人越狱了，我们追捕他很长时间，才发现他逃到地球，给地球人带去了很大灾难——哦，对了，你们把他叫做‘癌’，是他使你们体内的细胞失控，而他又太小，太狡猾，你们至今也拿他毫无办法。现在，我们把自己装在一个盒子里，您只要把我们与水混合在一起，注射到病人体内，我们就可以把罪犯就地正法，然后通过你们的呼吸系统排出去，不会伤害你们的。”“多伟大呀！”林风大叫着，“那样我们的癌症病人就得救了，那样……”他突然停住了，身子慢慢倒下去——在他身后，我手中的枪还在冒着烟。我要一人拥有“第一个会见外星人”、“癌症克星”两顶伟大桂冠，我不允许任何人成为我发迹路上的绊脚石，决不允许！

我手里拿着一支足以使我驰名世界的注射器，轻轻拉开了一个房间的舱门。房间里的一张床上，静静躺着一个小姑娘。她是个癌症病人，正准备乘我这趟飞船到月球去疗养，准确地说——去等死。现在她吃了安眠药，正睡着。我把那管神圣的液体慢慢地注进她体内，然后默默地等待着，等待着……突然，小姑娘直挺挺地坐起来，狂笑着：“哈哈哈，你上当了，你这个大傻瓜！我们能治好你们的癌症，但我们绝不会再走了。你们是多么肥美的宿主啊！我们要进入你们的身体，吸吮你们的营养，控制你们的灵魂。有了癌细胞的滋润，我们会很快地繁殖，就可以传染健康人了。我们将控制整个飞船，返航后再传染给地球人。不远的将来，地球就是我们的殖民地啦！哈哈哈！”天啊！

我想拔出手枪杀死她，就像为了成名杀死我的伙伴一样，但我抬不起手来，我已经感到意识开始模糊了。我仿佛看到一位年轻的母亲一边向后退

着，一边拍手，逗着蹒跚学步的小宝宝。那个孩子就是我呀……我又看到了自己在飞行学校学习时的情景，火热的青春燃烧着，映红了一片天……渐渐地，那天空变得鲜红鲜红，那是血！血从林风背后的弹孔中奔涌而出……我的眼前更加模糊了，而一个蓝色的星球却越来越大，越来越清晰，不久便占据了我的整个视野，那么美丽，让我陶醉。那是地球——我们的母亲！

我踉跄着冲到驾驶舱，头脑一片混沌，眼前一片模糊，我感觉自己要完全丧失意识了。我积蓄起所有的力量，喊出了生命中最后一句话：“我的错呀！”与此同时，我一头向飞船紧急自毁装置按钮的防护玻璃罩撞去……

希望

贾乙

死了？

我居然清楚地看到平躺在病床上还湿漉漉的自己。“我”，现在只是作为一种意识，独立地在空气中悬浮，并且感到一切都成了一粒粒跳跃的分子，不停地运动着。坐在身边的妈妈绝望地看着我一动不动的躯体。“喂。”“谁？”我“听”到一个声音，非常熟悉。但我没有嘴来问，意念到了，似乎就讲出来了。“别找了，你看不见我的。”那声音在笑。“我能感觉到你，你是谁？”我没有说谎，虽然我没有了任何感觉神经，但我仍有直觉。

“看过海的女儿吧？”那声音答非所问，“你我就像泡沫般脆弱，还不如一个最简单的随时能修复的机器人。”

“死了就死了，我知道。”我也有点语无伦次了。说真的，我不承认自己真的“死”了，因为“我”还是我，只是离开肉体不能支配身躯的动作而已。除了感觉自己像陷入梦境一样虚幻外，我并没有任何痛苦与死的感觉。死的感觉？仿佛我很了解似的。“你以为死是什么？”那声音空洞了，“你一直以为死是什么？”

“意识的消失，转移？嘿，说真的，在我为了救那个小孩上岸之前，我没想过。”我有点委屈，最强烈的感觉是不甘心，“不知那小孩怎么样了？”“你看——”那声音不像是声音，更像是一种意念——早就存在我脑子中的意念。

立刻，我看见了由无数个跳跃的点构成的小孩的图像，是那淘气天真的溺水孩子，他已经清醒了。我看见了他小嘴边的笑容。可是，那孩子的身影一下又模糊了，随即变成了凌乱飞舞的点，直让我头晕。

“你要扩散了，意识扩散，头晕目眩地死亡。嘿，也许还会有点恶心。”那声音又笑了，我有些恨他（她？）的幸灾乐祸，但我没有说。

“你要恨，恨你自己吧，当时有很多会水的人和机器人在围观，你这旱鸭子逞什么能？”那不是别人的声音，根本就是我心底的意念。

“机器人依赖程序，人却有情感与思想。那些人一定以为围观的机器人是编了程序的救生员，我只是凭直觉下水去的，我承认，当时我是有点儿冲动。”“后悔了？”“嗯，”我拼命“点头”，“后悔自己水性太差，以前一直依赖电脑的模拟游泳练习，结果，全都是纸上谈兵。”“……”“怎么了？”我感到那声音的紧张，而同时一种已经分解扩散的感觉又让我晕得厉害。

“你，真的不后悔？”那声音仍问。

“嘿，”我笑了，“眼”前又清晰地映着那孩子天真的笑容，“我不后悔，只要那孩子真正学会自己游泳，保证以后救人时不会淹着自己，别像我。”死到临头，我还自我调侃一句。

“有感情真好……现在明白还有用吗？不晚了吗？”那意念像在我心底，灼痛了我。“像我一样的人满世界有的是。晚了吗？”我边说边拼命摇头，验证我最后的存在。“我懂了，再见。”意念跳动之后，我像氮氧分子一样游离于空气中。再见之时，你懂得什么是生命、轮回、包容、宽容吗？希望如此。

我是机器人

张锐文

二十一世纪后半期，机器人制造技术有了长足的发展。一种利用光子计算机为脑，生物复合材料为躯干的ＺＲ型机器人问世了。它们，更确切地说应是他们或她们——与人类极为相似，有心跳，有血压，有体温，若不放在声纳探测器下，仅凭肉眼观察根本莫辨真伪。而更重要的是，由于电脑容量的进一步扩展，他们渐渐有了感情。以致一位社会科学家感概地说：除了生孩子，机器人已经完全可以替代人了。为了避免发生一些社会问题，政府又制定了机器人第四定律：当由于公务需要，机器人在执法人员询问自己是否是机器人时，不允许隐瞒身分。我，ＺＲ—ＣＨＮ０１５７，就是这样一个机器人。

我受雇于一家电影公司，专门作惊险特技的替身演员。除了制造我的工厂与介绍我到公司的劳务中介人之外，再没谁知道我的来历了。因此，我活得颇为潇洒。

一天，拍完一场重头戏后，我去公园散步，突然听到有小孩呼叫：“叔叔，帮我一下忙，好吗？”我扭头一看，一个八九岁的小男孩手中抱着一只遥控器，用手指着上面。原来，他的模型飞机不小心卡在树杈中了。

我微微一笑，这树大约四米高，对我这个特技高手来说，简直是小菜一碟。“好，你看着！”我三下两下爬到树顶，取下了飞机。“叔叔好棒哟！”小孩拍手叫道。

“你再看，我要下来了！”说着我飞身离开树杈，在空中作了个漂亮的转体动作，稳稳地站在他面前。“哇，好身手！”一个女子的声音传入我耳中，原来，树下还站着一位年轻的姑娘。我把飞机递给了那小孩，他道了声谢，飞也似地跑开了。“你刚才的动作真帅！”那姑娘道。“是吗？我练过的！”我毫不谦逊。

“我们去那边走走，好吗？”那姑娘轻声说。我感到脑内的计算机的速度骤然减慢，立刻明白，我开始喜欢上她了。

由于ＺＲ型机器人与真人极为相似，人机相恋的事不是没有过。结婚前的例行体检中，有“声纳探测”这一项，就是为了预防这一点。但尽管如

此，一些痴情男子仍会和机器姑娘“私奔”。因为机器人妻子除了不会生孩子，其他各方面都比真正的女人有过之而无不及。

而女人则不然，对她们来说，这意味着一生中不能拥有自己的孩子，这样的人生毕竟是不完美的，所以她们绝不愿选一个机器人作丈夫。

由于我深知这一点，因此我决定对她隐瞒我的真实身份。我是个演员，凭我的机敏不至于“原形毕露”。婚前检查，我坚信钱可通神；至于孩子，人类不孕的也不是很多吗，大不了抱养一人就是了！

她说她叫静子，今年２５岁，是一个幼儿园的阿姨，至今仍在寻觅理想中的伴侣。我自我介绍道：“我叫德伟，２９岁（实际出厂２９个月还不到），特技演员（这是真的）。”还特补充了一点：“未婚。”“啊，电影演员，真是叫人羡慕的职业！”静子眼里闪动着惊喜交加的光采。“我们去蓝玫瑰酒吧喝点什么吧？”我提议。“好，听说那里的鸡尾酒调得很好的。”静子高兴地说。“当然，调酒师是机器人嘛。”我随口道。“你怎么知道？”静子诧异地问。

我顿觉失言，那里的调酒师是０１５９号。我们是同一批次出厂的，算是同宗兄弟。我自然不敢泄露这个秘密，于是我连忙掩饰：“我只是听人说的，不知是不是真的……”“嗯？”她狐疑地盯了我一眼，随即温和地说，“这种事可不能乱讲，小心人家听到了，控告你诽谤罪。”我们来到蓝玫瑰酒吧，品着鸡尾酒聊天，聊得很投机，开心。自然，我的目光极力避免和那同宗的调酒师接触。过了一会儿，她提议各说一个笑话，我便要她先讲。她并不忸怩作态，就讲了起来——在一架国际航班飞机上，一个美国人，一个日本人和一个中国人坐在一起，谈论什么最幸福。美国人说：“闯进ＢＡＮＫＮＥＴ网，盗得全部富豪的帐目及密码，这最幸福！”日本人则说：“钱算什么？我要能利用日本空间局的时空舱，回到江户时代。凭我的高科技，扶持祖先当上霸主，成为大丈夫伟男子，这才是真正的幸福！”“我看，你最好先回到二十世纪初，劝说你们的天皇不要发动战争，这样，我们也省下了‘砰、砰’！”美国人一边说，一边用手比划两个蘑菇。日本人张口结舌，为了解嘲，他问一直不语的中国人：“你说呢？”中国人微微一笑，道：“我下班回来，见我老婆正与一个陌生男人接吻，一气之下揍了她，结果一失手，她就没气了。很快，警察找上门来。这时，房里的立体电视突然打开了，正播送一条新闻：‘本台获悉，爱神婚姻介绍所与市立第四医院互相勾结，以ＺＲ型机器人代替真人介绍给客户，触犯刑律，双方老板被各判处十五年徒刑。’同时宣布，受骗客户可前去索赔。接着念了几个受骗者的名字。当我听到我的姓名时，我得意地向警察耸耸肩，轻松地吹起了口哨。那时，我觉得自己是最幸福的人了。”静子讲到这里，戛然止住，笑得前仰后合。我却感到一丝恐惧……“怎么了，德伟？”大概是见我脸色变白，静子十分关切地问。“哦，没什么……静子，我只是觉得这故事有些可怕……”我忙掩饰道。“可我不相信我会遇上这样的事。德伟，吻吻我吧！”我抱住静子吻了她。我感觉到她的心跳得那么剧烈，身体烫得像火……我不知道我是怎么回到公寓的，而且，我度过了出世以来的第一个不眠之夜。

第二天，我又去了那个公园。昨天求我上树取下模型飞机的小男孩匆匆跑来对我说：“叔叔，昨天那个阿姨让我带给你一封信。”我急忙接过信拆开，里面草草地写着几行字：“德伟，我不能欺骗你，我不配嫁给你，请原谅我，因为我是一个机器人！”我又惊又喜，顾不上细想，就拔腿向她家奔

去。

“静子，你为什么不来见我？”我问。她正坐在梳妆台前发呆。“你是机器人有什么关系？我自己也是机器人呐！”我兴奋地喊道。

静子浑身一震，转过身来。她含着泪水。“果然是真的，你是机器人……”她喃喃地说，充满了哀怨。这下轮到我发呆了。

静子自顾自地说了下去：“昨天你说那位调酒师是机器人时，我就隐约觉得可疑。后来你吻我，我越发怀疑你是机器人了，因为我感觉到了你的感情是那么的平静。我想，我不是执法人，因此，即使我当面问你，你也不一定讲真话。况且，我多么希望你是一个真人啊！

我只好想出这个办法骗你说出真像。没想到你真是由塑胶、钢铁、矽板组合的假人！这是我的初恋呀！你亵渎了我纯洁的感情，我恨你！恨死你了！”她从床上抓起一个枕头，扑在上面大哭起来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，她抬起头，说：“请原谅我，德伟。真的，我是真的喜欢你的。我们虽然没有缘分，但还可以作朋友，是吗？”我感到似乎在哪里听到过这句话。电脑很快得出结论：“这是女子回绝男人时的通用语言。”我猛地感觉身体在发热，越来越热。啊，我短路了！我一下沉重地摔倒在地上。

只过了一小会儿，我残存的一点知觉听到了静子的声音：“机器人公司吗？我这里有一个出故障的机器人，请快来拉走吧！哦，不是修理，没有必要让它保持记忆，把它毁掉吧！”她讲的是英语，我明明白白听到，她说到我时，我的受格是 it，而不是 him……

我怎么是个人？

佚名

宁夏石炭井矿务局一中高三（5）班

“对不起，先生。为您服务是我们的天职，可这里的确不需要您来干这些琐事。欢迎您随时来这里就餐，谢谢！”

我又一次被礼貌地送出店门。这是一家餐厅，装饰朴实淡雅。我是想寻一些差事的，哪怕只是涮涮盘子之类的，可又一次未能如愿，这真的有些让我厌烦我是个人了。这个世界虽是人统治的天下，但工作却是自动机器的天下，人是很难找到工作的，我怎么偏偏是个人呢。

噢，不，别以为我没有工作就无法糊口了。让我不安的恰恰相反，科学发展到了二十六世纪的今天，人早已不必为吃穿费心啦，真正是饭来张口，衣来伸手。甚至这一切用古书中的话叫“免费”，这个世界上不再流通钞票，一切服务都是无偿的。

什么，你竟以为这是幸福？不，每一个有自尊的人都会为这种生活而烦恼，尽管你有足够的时间去陪你的家人啦，亲友啦，可你却找不到可以体现生命价值的工作。即使你有满脑子的智慧，没有工作，你的生命价值就只是一个“白痴”。你明白吗？这是对自尊的欺辱，是对生命的亵渎。我发过誓，找不到工作，就不找女朋友，这是我能挽回点自尊的唯一方法。

不知不觉，我又来到了一家更衣店。这里有各种稀奇古怪的时髦服装，

但我还是喜欢古老的西装，那能让人穿出尊严。最让人讨厌的是一种“机器模拟服”，满世界的机器已经让人烦透了，何况这种衣服让人无法分辨机器和人。

噢，对呀，脑子里的这一闪念让我耐不住有些激动，迅速抓了一套“机器模拟服”钻进更衣间。出来的我全身银光闪闪，行动锵然有声，目光冷漠，俨然机器一台。

“小姐，我是‘未来时空’研制的全能式家用机器，来这里接受试用。”我尽量用僵硬的声调说。

“好的，先生，请跟我来。”一台机器小姐轻柔地回答，带我来到餐厅洗涮室。我如愿以偿地涮起了盘子，那小姐留下一个笑容走了。我禁不住敬佩起人类的巧夺天工了，那笑模拟得太自然，竟让我有些着迷了。

我拼命地飞快地洗，以机器的工作频率。也不知过了多久，所有的盘子涮完了，我也“下班”了，这时才感觉到腰都酸了。嘿，我完成了机器的劳动量，心情舒畅极了。

“先生，我叫田心，可以走走吗？”还是那迷人的笑，田心这句话同样让人着迷，她也恰巧“下班”。我竟无法拒绝一台机器了，我告诉了她我的名字——周然。

我们边走边聊，本来舒畅的心情更有些飘飘然了，尽管只是和一台机器散步，这毕竟是第一次。从她的话中可以感觉到她竟然能理解人类没处工作的无奈，这令我暗暗吃惊。同时又想到，造出的机器已经先进到这步田地，叫人就更无可奈何了。“周然，我们去喝杯茶好吗？”“好的，我真的有些渴了。”话一出口我立即吓了一跳——它在试探我的真伪吗？连忙说，“噢，不，不，机器怎能喝水呢？”“哈哈哈，你的演技并不高明。”随着她的笑语，一头乌发从摘下的机器头腔里飘散出来。噢，天哪，她也是个人！她有和我一样的苦恼与追求！于是，我有了一份工作，有了一位女友，最后——有了一个幸福的家庭。

永恒的爱

庄琨

突发 RN 怪症的妈妈，在病床上已经昏迷两天了，医生说虽然她已基本度过危险期，但还是要小心看护。

这两天，我一直守在妈妈的病床前，不时凝望她那饱经风霜的脸庞，一遍又一遍地默默向上苍祈祷。

今天护士小刘给妈妈换了输液瓶后，陪我守护了许久。她本来就是我的好朋友，现在自然对我妈妈的安危格外关心。这时，她像突然想起来似的，唤着我的乳名说：“兰儿，听说，在遥远的零星有一种专治R- n 症的药，叫零兰花，你听说过吗？”“真的吗？”我一下子激动了，急切问道，“它是什么样的？快告诉我！”“我也不大清楚，只是有一次偶然听人说它是蓝叶、红花……可是，你没有办法去取到它呀！”当晚，我为零兰花弄得失眠了，经过一番思考，我决定暂时离开妈妈去一趟零星。其实，去零星对我这个国

际宇航中心的高材生，实在不是什么难事。只是我听说零星上有一种极不稳定的辐射线，它没有固定的辐射时间，每次辐射的时间虽很短，但能量却极大；人们还从观察中发现具有辐射能力的这种物质，只具有一次辐射性。但这究竟是一种什么物质，人们还未得知。这无疑对我是一个很大的威胁，而我的直觉也在冥冥中告诉我：这次去零星说不定将成为我和妈妈的永别。但是我想起妈妈当年生我时难产，几乎丢掉性命，后来爸爸又抛弃了我们母女，她独力支撑着把我拉扯大，才累出一身疾病，我便不再犹豫不决了。

第二天一早，我做好了出发的准备。临行前，我含泪对前来送我的小刘叮嘱道："两天后你再来这里接我，如果只有飞船回来，那就请你以后帮我照顾好我妈妈……""不，别这么想，"小刘也哽咽着说，"你放心去吧，我等着你平安回来……"我进了飞船，按下自动飞行按钮。飞船启动升空后，一路都很顺利，我安全地到达了目的地——零星。它给我的第一感觉是——荒凉得近乎神秘，神秘得令人毛骨悚然。

它到处都是一片漆黑，使人感觉黑暗在将你越缚越紧，浸入你的每一个汗毛孔里。我为了驱走恐怖，看清地面，不得不打开了探照灯。

我正准备走下飞船步行去寻找零兰花，忽然发现在探照灯的光圈以上的地方有一点幽幽的红光。呵，那不就是我要寻找的宝贝么？我兴奋极了！

为了防止意外，我穿好流线型宇宙服下了飞船。虽然零星的引力比较大，但我还能够正常走动。我急步走到零兰花跟前，仔细地观察着这一株未开的零兰花。半寸来长的墨绿色的茎和蓝紫色的叶子，泛出幽幽的蓝色光，花蕾则呈曙红色，神秘极了，美丽极了。我轻轻伸出手去摘，生怕它会因受到惊吓而突然消失。

忽然，我手上拿着的零兰花在一瞬间开放了，花瓣舒展开来，光芒四射，美艳无比。而在它开放的一刹那，我感到自己的生理机能严重紊乱，浑身酸疼，我很快意识到这全是巨大的辐射线造成的结果——这辐射线是我的宇宙服所无法抵挡的。我又明白了，原来零星上的放射物就是零兰花开放时绽出的红色花蕊，当它未开而呈花蕾时，花瓣又恰巧是阻隔这种射线的最好防护罩。

几秒钟后，我不再有被辐射的感觉，但我却知道自己的生命快要结束了。我拿着已没有辐射性的零兰花艰难地走回飞船，把它放在我坐过的位置上，然后用我生命的最后时间把零星上的辐射线之谜输入电脑，并在最后附上一句：妈妈，请原谅女儿离你远去。这全是女儿对您的爱。

这一切做完后，我感到自己已快不行了，我用发抖的手按下了飞船的自动飞行按钮，关上舱门，目送飞船远去……之后，我向着地球的方向倒了下去，就在我倒下去的一瞬间，我拼尽全身力气，向茫茫太空喊道："我永远爱您，我的妈妈！"